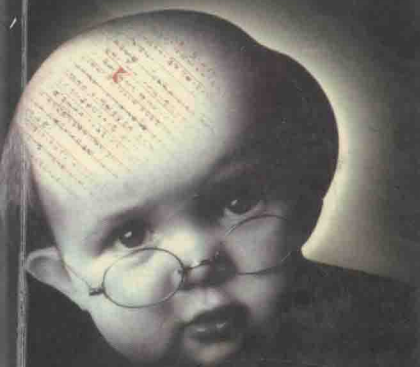


中国文坛大师世纪经典文丛

池莉经典文丛

南方出版社

从小读到老，终生受益



中国文坛大师世纪经典文丛

# 池 莉



经

典

文

丛

南方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池莉经典文丛/池莉著; 一海口: 南方出版社,  
2002.2

(中国文坛大师世纪经典文丛)

ISBN7-80660-039-6

I.池… II.池… III.文学作品精选集-中国-现代  
IV.I266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1)第083661号

## 池莉经典文丛 (中国文坛大师世纪经典文丛)

---

责任编辑 柳鸣金 韦远烘

装帧设计 火树银花工作室

出版发行 南方出版社

社 址 海南省海口市海府一横路19号华宇大厦12楼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方工业大学印刷厂

开 本 850×1168毫米 1/32

印 张 17

字 数 480千字

版 次 2002年2月第1版 2002年2月第1次印刷

---

书 号 ISBN7-80660-039-6/I·21

定 价 28.00元



从小读到老，终生受益

CLASSIC WORKS

# 总序

经典文丛



我们这套经典文丛精选了十位优秀作家的作品，他们都是现当代最杰出的作家。

每个人的心里，都有两扇窗，一扇向外敞开，与外界沟通；一扇向内敞开，与自我对话。文学在这两扇窗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，因为它既是生活的艺术，又是心灵的艺术。文学来自于生活，又不等于生活。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，我们对生活有着自己的观点，我们认真地生活，我们同样认真地思考生活，在这一点上，作家和我们是一样的。他们与我们不一样的地方在于：他们对生活的思考比我们更深入，并且他们用艺术的手法把这种思考变成了文字。他们钟情于生活，并把这种深情寄寓于文字之中。所以，真正感动人的，不是文字，而是文字所蕴含的哲理，所饱含的情感。

文学的天空群星璀璨，我们不能把整个天空奉献给读者，但是我们可以把几颗耀眼的明星奉献给您：鲁迅、朱自清、钱钟书、徐志摩、张爱玲、余秋雨、池莉、三毛、刘墉、张小娴。一位优秀的作家就是



一个心灵的伴侣。这十位作家，有的犹如老友，伴随我们走过一个世纪，成为我们记忆中最珍贵的收藏；有的则是新朋，把现实生活的喜怒哀乐与我们分享。他（她）们的人，有的愤世嫉俗，有的淡泊自守，有的潇洒脱俗，有的儒雅博学。他（她）们的文字，有的剖析人性，笔锋犀利；有的讴歌爱情，热情如火；有的品味人生，平淡从容；有的谈古论今，娓娓道来。他（她）们带我们走进了一个文学的天地，在这个天地里，我们时而愤怒，时而欢笑，时而忧伤，时而感慨，我们在这里自由地畅游。

鲁迅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坛的巨匠，他的作品和人格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。我们这套文丛收录了《呐喊》、《彷徨》中的小说，《野草》中的散文诗以及他的散文、杂文精品。

朱自清的散文被人们称为“美文”，他的《背影》、《荷塘月色》堪称中国现代散文中的珍品。

钱钟书是个文人，更是一个学者，我们既收录了他经典的小说作品《围城》，又选取了他在文学艺术





评论方面的小杂文，这些既深刻又幽默的文章与《围城》相比毫不逊色。

徐志摩是个深情而纯真的诗人，他的爱情诗曾  
是许多青年枕边最甜蜜的温柔。

张爱玲是上海滩走出的天才女性，末世贵族家庭的寂寞红颜，张爱玲的世俗笔法把女人的故事从天上拉回人间，她们不再是夏娃，不再是洛神或观音。她们只是普通人，活在公寓里，菜场中，马路旁，电车上。她们的生命“如一袭华美的袍，爬满虱子。”

余秋雨的散文中总是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，对辉煌的追忆，对废墟的凭吊，无论中国还是外国，历史总是光荣与梦想，沉重与沧桑的混合。

池莉是当代女性作家中的佼佼者，平凡的人物，平凡的命运往往能引起读者的共鸣。

三毛是个极有个性的女性，不平凡的人，不平凡的命运使她在无数读者的心目中拥有了超越时光的魅力。

刘墉既是艺术家，又是文人，他的文章一面把





人生艺术化，一面又把艺术人生化。他的淡泊和睿智来自岁月和经历的积淀。

张小娴是属于二十一世纪的，她独立而不羁，追求爱情也追求自由，堪称当代女性的代言人。





# 目录

池莉经典文丛



- |           |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|---|-------|
| 细 腰       | ✓ | (1)   |
| 青 奴       |   | (8)   |
| 你是一条河     | ✓ | (26)  |
| 预谋杀入      |   | (106) |
| 凝 眸       |   | (165) |
| 有土地,就会有足迹 |   | (220) |
| 那 猫       | ✓ | (300) |
| 未眠夜       | ✓ | (308) |
| 鸽 子       | ✓ | (320) |
| 月儿好       |   | (331) |
| 看着我的眼睛    | ✓ | (342) |
| 恰 恰       | ✓ | (355) |
| 雨中的太阳     | ✓ | (371) |
| 让梦穿越你的心   | ✓ | (381) |
| 烦恼人生      | ✓ | (411) |
| 小姐你早      | ✓ | (459) |



## 细 腰

梅子雨下得柔柔的，愁愁的，淡淡的，悄悄的。暮色四合，天暗地晕，远近一片凄迷。

一个凄迷的大城市里一条凄迷的小街。

一辆乌鱼般的小轿车缓缓游来。

苍白的路灯隔了很久才有一只，寥寥几个行人的身子被路灯拉得老长老长，摇晃不定。司机犯忌，生怕轧了人影子，把车开得蛇一般扭摆。

“小田，怎么啦！”车上的老人说。

司机含了一点儿委屈，说：“郭老，什么怎么啦？到了吗？郭老。”

“再往前一点就可以停车了。”

“吹。”司机如释重负。

老人说：“吹吧，往后我再也用不着车了。”

司机大惊失色：“郭老，您说这话！我可受不了！我可不是那种过河拆桥的势利小人，您这么多年——”

“停车。”老人说。

不待司机开门，老人就钻出了车，“咣”地一声，老人火火地反手一挥，关上车门，径直走了。

老人趑进了一条小巷。

老人胸有成竹地穿行在迷宫般的小巷里。

在一幢墙面斑驳的房子面前，老人停下了。老人上下打量了一番这古刹似的老房子，伸手摸了摸生在砖缝里的青苔，然后叩响了两扇硕大的杉木门板上的铜环。

许久，门吱呀呀开了一道缝。屋里头关了只月亮似的一地昏黄的光。开门的老头在昏黄的光线里辨认了一下来客，让过身子，又去关那吱呀作响的沉重的门。两壶水在两个房门边的两只煤炉子上同时滋滋冒汽。一时间分不清男女的几个老人停止了各自的动作，混浊的眼珠迟钝地盯着上楼的来客。

楼梯似乎比以前更狭小更黑暗了。扶手冰冷滑腻，像条冻僵的蛇。老人不得不侧起腆着的腹部，一步一步往上爬。楼梯板颤栗了，不胜重负地咯咯呻吟。老人的脚步声回响在大屋里，噶噶如空谷钟声。楼下冲天升起一个老妇尖锐的痰声：“谁家的呀？轻点儿！房子要塌了，楼梯要垮了。造孽鬼们的！”

老人不闻不问，依然一步一步往上爬。

蓦然，楼梯上亮了。老人仰起头，看见了她。她立在楼梯口，专注地握着手电筒，一级级明亮着老人脚下的梯板。

老人爬完了楼梯。她抬起了头，安详温和地说：“来了？”

老人说：“来了。”

老人一阵轻松，产生了夜鸟归巢的感觉，以为自己每天都回到的是这里。

他们一前一后进了房间。她虚掩了房门。

冬天取暖的炉子还没有撤掉，炉口上坐了一只热腾腾的瓦罐。幽蓝的火苗围烧着瓦罐底边活泼泼地舞蹈。小房间暖胜初夏。空中浮动着浅浅淡淡的檀香香味。小灯管悬在炉子上方，炉子一周有个晕晕的光圈，其它地方阴影重重。

她在阴影里掀掉了出门才裹上的曾经华贵的旧呢大衣，露

出了玄色窄袖薄棉袄。噢，她的腰肢还是那般的纤细，盈盈一握；人却是已经老了。

老人看着她。

她接过老人的帽子，弹着呢绒上细碎的雨分子，说：“这黄梅雨哟。”

她取了一条干毛巾，轻轻拍打老人的衣服，从衣领到裤脚。

她搬了两只颜色模糊、漆皮脱落的太师椅，分别放在炉子两边。说：“你坐，我来沏茶。”

老人坐了下来。在干燥暖和清香的空气里，老人全身舒适，大小关节咯吧咯吧松开。

她端来一只托盘，揭掉托盘上罩的茶巾。托盘里放着一只宜兴陶壶，两只陶杯，一只陶罐。她用开水烫热了陶壶后倒掉了壶里的开水，从陶罐里拣了支象牙骨茶匙挑出几匙茶叶放进陶壶，然后再次冲满一壶开水，盖严壶盖。少顷，她又提起水瓶，将开水慢慢浇遍壶体。紫红色的陶器和一双小巧苍白骨棱的手，仿佛一种绝世名贵的花在缓缓开放。她从从容容地沏茶，手到眼到，做得专心致志。

茶香飘逸出来了。

她为老人倒了一杯茶，又摆上了一碟老人所喜爱的这个大城市的小巷里久负盛名的点心：蟹壳黄。多少年的习惯是每当老人没有吃饭的时候她才上这种点心的。

她为自己倒了半杯茶，也坐了下来。隔着炉火，坐在老人对面。

她怎么就知道老人没吃饭？

她知道老人为什么从饭桌上走开吗？

知道老人已经离休了吗？

知道老人决计搬出小红楼吗？

知道小红楼也不世袭吗？

知道因此儿女们群起攻击老人吗？

知道老人的老伴要与老人决一死战保住小红楼吗？

知道老人两个保姆眼藏悻悻之色吗？

知道多年寡言少语的司机变得喜欢一味表白自己吗？

还有更要命的，知道吗？那是……

“想你是等不及做饭的，先充充饥也好。”她说。她看定老人，微微含笑，呷了一口茶。她一切都知道。

老人感到自己透明了：自己就是一堆烦躁和愤怒。何必去一一叙说那琐碎的细节呢？

她双膝并拢，两脚相偎：削肩细腰，十指纤纤，神情柔和宁静淡泊空远。她就这般古色古香地坐着，把那柔和宁静淡泊空远源源不断传送给老人。

烦躁和愤怒离老人渐渐远了。

他们隔着炉火，默默相视，用跳动的心读着对方脸上每条新皱纹的来由和老皱纹的经历。

老人脸上沟壑交错。

她的脸上褶皱纵横。

一本深奥无比的天书，只有他俩懂。

忽然，老人发现她的头发全白了。老人不懂了，那最后一根黑发是在哪一天绝望的？

她无声地晃了晃头，满头银丝波光闪亮。

这还不懂么？第一根黑发是怎么白的，最后一根也就是怎么白的。白了头发又有什么？生长了几十年的头发不白才怪，老人白发才老得正宗。她白发似雪，颜面似雪，慈祥而又高贵；而左腮那颗塌陷了仿佛雪地上掉了一滴热泪的笑涡，又恰

到好处地显示了一个女人昔日的娇媚。不错，白了头发又何必感伤？

老人会意了。

第二道茶了，茶味最醇。他们相对而坐，无声无语。

噢，她的腰肢还是这般纤细，盈盈一握，人的确是老了呵！

是呵，老了。光阴似箭，谁能不老？老了又有什么？总是不变生命就没个味道了。

哦，我对不起你，对不起……实在对不起，你如今孤灯只影，一无所有。

有什么对不起！你又有什么？到头来谁个又有什么？人人不都是光身子来光身子去。多难得今晚炉火还温暖，茶沏得这么香，你我还能相对喝一杯。

她呷了一口茶。

老人呷了一口茶。

老人的面颊上晦色散去，泛起光彩，心平气和，一片清新。

他们坐着坐着，坐着。间或有一丝隐隐的喜颜悦色掠过他们淡然的脸。

幽蓝的火苗不再舞蹈。炉膛里的煤通红遍体，静静燃烧。瓦罐上的腾腾热汽已变为袅袅白烟。

门外是猫还是人？用极轻极轻的脚步走过去又走过来，在房门外停了许久许久，后来还是走开了。

第三道茶茶味已淡。老人站了起来，在小房间踱着圈。件件家具都还是摆在老地方，只是家具的颜色全都黑了。尽管洁净得一尘不染，可是已成死色。檀香燃尽，香灰委地，霉味从四面八方涌了出来。是那种太阳晒不掉射不透的陈年老朽的

霉。

老人由此联想起了什么。问：“这里又发作过了吗？”老人指指心脏。

她没有回头看却清楚地答道：“发作过两次，两次都是在冬天，都住了医院。”

老人说：“我也发作过两次，也都是冬天发作的，也住了院。我们一样的。”老人孩子气地笑出了声。她也笑出了声。

“好，我该走了。”老人说。

她缓缓起身，取来了帽子。老人弯下魁梧的身躯，低下头；她踮起脚，她的竹节般的手将帽子周周正正戴在老人头上。

噢，她的腰肢还是那般的纤细，盈盈一握。

老人突然握住了面前的细腰：“听我说现在我无官一身轻了，我应该……”

“你应该走了。”她说。

老人的手松落下来。老人暗自惭愧，若不是她截得快，他差点又抛出一个空诺。

她在阴影里裹上了那件曾经华贵的旧呢大衣，系上了头巾，襁褓里的新生儿一般朝老人扬起皱纹累累的纯净的额头。说：

“有空再来。”

老人回头望了望炉火，望了望两只太师椅和两杯残茶，望了望她柔和宁静淡泊空远的眼睛说：“好。”

她把老人送出了大门，瑟瑟缩在门洞里。

老人停住了，回头摆手示意她回屋去。她呆了一刻，慢慢退进了身子，黑漆漆的门吱呀呀响起来。在两扇门最后合拢的一刹那，老人相信他看到门缝里进出了一颗泪。

老人趋步上前，摸索着门上那进泪的地方，是湿的；他放在舌头尖上尝了尝，似乎也咸也甜。再一摸，整块门都是湿的。梅子雨还在下。

梅子雨还在柔柔地愁愁地下。

小巷里烟雾迷茫，小街上烟雾迷茫，大马路上烟雾迷茫。高楼大厦轮廓模糊，黑影幢幢，万家灯火黯然失色，弱如星光；天地相接，苍苍莽莽，一团混沌。便是好男儿又怎能叫它云开雾散，风息雨霁，要一个自己喜爱的天？罢了，任其自然，自然公平，事事又何必强求。

后退一步，海阔天空。

老人异常平和地对司机说：“让你久等了。”

一九八六年十月 武昌水果湖



## 青 奴

你数不清长江有几多支流，你数不清每条河流上有多少的傍水过活人家，你弄不明白这些人从哪里来；他们一旦扎根在哪条河边，寂寞的河就迅速喧闹起来——满河里爬着赤条条的娃儿，娃儿的数量一刻不停地成倍增加。

这些人天性烂漫，大大咧咧，忽略了许多不该忽略的事。他们守着沃土却守着贫乏，他们傍着明净的河流却也傍着肮脏，他们的男人宁可让酒灌饱也不用饭菜填饱，他们的女人情愿用蓖子蓖头却不去用河水洗发。他们男男女女都喜欢趿着鞋子，邋里邋遢，乐呵呵地打发日子。

有一天，一条精壮彪悍的中年汉子从东海口闯入了黄浦江。他驾着一条三叉子船，邀帮并船的还有另一条三叉子船。两条船满载货物，从黄浦江荡出来，荡入长江，溯江而上。

一个多月后，两条船到了汉口。生意很快就做妥了。傍晚，一条破旧的丫梢神船默默依到两条船边。中年汉子向伙伴道别：“我腻了，伙计；我赚够了，伙计；我要回去了，伙计。”他说“赚够了”的时候，用拳狠狠捶着自己的胸脯，那胸脯上斑痕累累。

“船归你了，可有一条：从此你不管看见什么都决不能告诉任何人，你就当我死了。”